

论《红楼梦》服饰文化审美意蕴

龙志坚

(南华大学 文法学院 湖南 衡阳 421001)

[摘要] 曹雪芹艺术表现最大的成功就是把服饰与色彩对应人物的感觉、感知、记忆、思维、情感联系起来进行描述反映。文章意在通过论述《红楼梦》的服饰与色彩描述在文学表现中所起的非语言信息传递效能,认识《红楼梦》服饰与色彩所表现的人物气质、审美、情感、志向及文化氛围等诸方面的意蕴。

[关键词] 服饰; 文化; 审美

[中图分类号] I207.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1)03-0081-03

郭沫若曾说“衣裳是文化的表征,衣裳是思想的形象。”《红楼梦》运用服饰与色彩的外在形式来运载人的思想感情,向人们传达一种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意蕴。把握好服饰与色彩等非语言信息在作品中的审美意蕴,有助于读者领略作品深奥的秘谛。

一 服饰色彩与自然相宜的自然美

《红楼梦》人物服饰审美形态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就是服饰文化所蕴涵的“自然美”,而其“自然美”最突出的审美因素就是其服饰色彩的仿生运用。

《红楼梦》服饰色彩自然美具体表现形态有:以生动、娇艳的自然界植物和水果色命名的“荔枝色”、“茄色”、“葱黄”、“玫瑰紫”等色彩;以高贵、典雅为表现主题的动物皮毛色彩命名的“猩红”、“黑灰鼠”、“鹅黄”等色彩;以富于个性的自然界矿物色彩命名的“玉色”、“石宝蓝”、“赤金”等色彩;以富于丰富联想和表现浪漫主义的诗情画意的自然现象形态中概括的色彩相貌“水绿”、“月白”、“娇黄”、“粉红”、“秋香色”、“鬼脸青”等色彩。

这些色彩取材于自然界,也体现了人们对自然界的审美认知。自然界的色彩包含的内涵中具有人的认识、情感的升华和延展等方面的因素。黑格尔说过“自然美还因为感发心情和契合心情而得到一种特性。例如寂静的月夜,平静的山谷,其中有小溪蜿蜒的流着,一望无际波涛汹涌的海洋的雄伟气象,以及星空的肃穆而庄严的气象就属于着一类。这里的意蕴并不属于对象本身,而是在于所唤醒的心情”^[1]。大自然的变化万千、神奇莫测给人们带来了丰富的想象,同时也影响了人们的审美情趣。

以各种自然仿生色彩不同的性格来表现人物的文化修养、身份地位及个性特征,并由外到内的延伸至传统艺术的

意境审美情趣,无不体现了作者塑造人物的“良苦用心”。作者深知对色彩的视觉感是人对于服装产生美感的第一感觉,人们对于色彩的感知、想象、记忆、思维都是与人的审美意识和源于自然生活的仿生审美情趣密不可分的。

二 服饰多元复合意象所构建的意境美

意境是我国美学思想的一个重要范畴,它体现了艺术美。意境的基本结构单位是意象,在《红楼梦》服饰的描述中,作者运用生花妙笔,创造了一系列优美的复合多元的意象群,并将它们有机的组合为和谐的整体,从而具有诗情画意的艺术境界。

在第49、50回的赏雪风光里,简直就是一场色彩斑斓、样式各异、婀娜多姿的服饰盛会!

首先出场的是宝琴“披着一领斗篷,金翠辉煌”,紧接着出场的是黛玉、李纨、宝钗、岫烟、湘云,“换上掐金挖云红香羊皮小靴,罩了一件大红羽纱面白狐狸里的鹤氅,束一条青金闪绿双环四合如意绦,头上罩了雪帽,二人一齐踏雪行来,只见众姊妹都在那边,都是一色大红猩猩毡与羽毛缎斗篷,独李纨穿一件青哆罗呢对襟褂子,薛宝钗穿一件莲青斗纹锦上添花洋线番丝的鹤氅;那岫烟仍是家常旧衣,并无避雪之衣”;“一时史湘云来了,穿着贾母与他的一件貂鼠脑袋面子大毛黑灰鼠里子外发烧大褂子,头上带着一顶挖云鹅黄片金里大红猩猩毡昭君套,又围着大貂鼠风领”;次第出场的宝玉、探春、贾母、凤姐,“穿一件茄色哆罗呢狐皮袄子,罩一件海龙皮小小鹰膀褂,束了腰,披了玉针蓑,戴上金藤笠,登上沙棠屐,忙忙的往芦雪庵来”;“探春正从秋爽斋来,围着大红猩猩毡斗篷,戴着观音兜,扶着小丫头,后面一个妇人打着青绸油伞”;“远远见贾母围了大斗篷,带着灰鼠暖兜,坐着小竹轿,打着青绸油伞,鸳鸯琥珀等五六个丫鬟,每个人都

[收稿日期] 2011-03-19

[作者简介] 龙志坚(1970-),男,湖南衡阳人,南华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

是打着伞,拥轿而来”;“忽见凤姐儿披着紫羯褂,笑嘻嘻的来了。”

这一段描写有中心意象(仕女赏雪吟诗)、陪衬意象(色大红猩猩毡与羽毛缎斗篷)、补充意象(白雪、青松、翠竹、红梅)、联想意象(天人合一)。这一系列复合多元的意象群,勾勒出一幅章法巧妙具有中国画意境的浓烈情趣的图景,这一系列的意象群有机的折射出人物各自的审美心态,给读者带来强烈的审美愉悦。

《红楼梦》服饰描写所构建的意境创造不仅仅呈现一种静态美,也呈现出一种动态美,动静相生,辉映成趣。在第50回的描述中有例为证:

一看四面粉妆银砌,忽见宝琴披着凫靛裘站在山坡上遥等,身后一个丫鬟抱着一瓶红梅,众人都笑道:“少了两个人,他却在这里等着,也弄梅花去了。”贾母喜的忙笑道:“你们瞧,这山坡上配上他的这个人品,又是这件衣裳,后头又是这梅花,象个什么?”众人都笑道:“就象老太太屋里挂的仇十洲画的《双艳图》。”贾母摇头笑道:“那画的那里有这件衣裳?人也不能这样好!”一语未了,只见宝琴背后转出一个披大红猩猩毡的人来,贾母道:“那又是那个女孩儿?”众人笑道:“我们都在这里,那是宝玉。”

宝琴穿着金碧辉煌的凫靛裘,立于山坡上的冰雪世界中,白雪与金翠交相辉映,可巧身后的丫鬟又捧着一瓶红梅,白雪、金翠又衬以红梅,使画面分外妖娆,难怪贾母说比她房中的《双艳图》还美。写到这里,作者妙笔一挥,“只见宝琴背后转出一个披大红猩猩毡的人来”。这突然出现的宝玉,不但使画面变动,有了动静相生的动态美,而且他那件艳丽猩红的斗篷,光彩夺目,仿佛一团火焰在寂冷的雪野中燃烧,使人感觉到暖意热度,画面顿生生机。

三 服饰着装所塑造的个性美

《红楼梦》中人物众多,但在刻画人物服饰方面却各具特色,金陵十二钗各有不同体态,各有各的着装形式,各有各喜爱的颜色,各有各的审美认知和着装环境。

我们以王熙凤作个案分析。在描述王熙凤着装时,曹雪芹煞费苦心。有正式场合的浓装艳服,有在居室内的家常便装,有出丧时的素雅打扮,但不论什么形式、什么场合的着装,都能烘托其高贵、华丽、泼辣、刁钻的特点,都能突出其家庭角色和社会地位,这种“装扮是一种内心思想的持续表现,是一种语言,一种象征”^[2]。

我们先看对王熙凤的出场描写(《红楼梦》第3回)。

一语未了,只听后院中有人笑声,说“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黛玉纳罕道:“这些人个个皆敛声屏气,恭肃严整如此,这来者系谁,这样放诞无礼?”心下想时,只见一群媳妇丫鬟围拥着一个人从后房门进来,这个人打扮与众姑娘不同,彩绣辉煌,恍若神妃仙子,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项上戴着赤金盘螭璎珞圈,裙边系着豆绿宫绦,双衡比目玫瑰佩,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袖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起笑先闻。

她的打扮,“与众姑娘不同”,她的神情,“恍若神妃仙子”;她的服饰,无不是华贵的;她的态度,是“放诞”的。贾府的人“个个皆敛声屏气,恭肃严整如此,这来者系谁”呢?这段服饰描写,不仅彰显了王熙凤的神采、性格,而且凸现其雍容华贵和社会地位,留给了读者无限的审美遐想空间。

再看对王熙凤的丧服描写(《红楼梦》第68回)。

只见头上皆是素白银器,身上月白缎袄,青缎披风,白绫素裙,眉弯柳叶,高吊两梢,目横丹凤,神凝三角,俏丽若三春之桃,清洁若九秋之菊。

丧服在人们的思维中,晦气、沮丧、粗俗似乎是其固有的共性,然而,到了王熙凤身上,却变得个性极为鲜明,同样那么精致、亮丽、华贵。曹雪芹不但表明这位少妇超常的服饰审美情趣和才智,同时向读者暗示,此人此时此地的此种装扮,是暗藏杀机的!她将以最阴险毒辣的手段,欺骗尤二姐进入她设下的陷阱,置她于必死之地。王熙凤的这套丧服,也是在为尤二姐报丧。

可见,人物服饰的整体艺术美是审美神态的一个重要符号,它对我们把握人物的性格、命运、社会性有着积极的审美意义。

四 服饰色彩对抗所展示的悲剧美

《红楼梦》服饰色彩蔚为大观,从一定角度上说,《红楼梦》的历史是一部服饰色彩的表现、色彩冲突以及色彩毁灭的历史。

服饰色彩有素色和喜色两大类,“白色、灰色、蓝色等为素色;红色、朱红、中大红、粉红、洋红等均为喜色”^[3]。在物理意义上,素色被置于大量的喜色之中,颜料的色彩必然混合,最终导致素色的消失而显现出来的是喜色的色彩。这种色彩的混合与覆盖反映在审美的艺术意义就是“冷色调的素色被置于大量的暖色调的喜色中,素色与喜色发生矛盾、冲突与对抗,最终导致了素色被喜色吞噬的悲剧”^[4]。

我们以林黛玉做个案分析。林黛玉一贯喜著素服,在第3回,作者就将林黛玉服饰的素色色彩间接地表现了出来。在黛玉初进贾府时,就对色彩表现出特别敏感,就连仆人、丫环的服饰颜色她都感到醒目,“门前列坐着十来个华冠丽服之人”、“坐着几个穿着红绿的丫头”。这种敏感间接塑造出黛玉的冷僻的外在形象。

林黛玉对服饰与色彩的装饰是追求淡然色素的美。在第89回,曹雪芹是这样描写的:

黛玉身上穿着月白绣花小毛皮袄,加上银鼠坎肩,头上挽着随常云髻,簪上一枝赤金簪,别无花朵,腰下系着杨妃色绣花绵裙,真比如:亭亭玉树临风立,冉冉香莲带露开。

小毛皮袄是月白色,坎肩是银白色,连绣花的棉裙也只着以浅红为基调的杨妃色,从上述的描绘,可见林黛玉对服饰的造型与色彩追求的是一种清丽的韵调。

黛玉不仅在服饰的色彩上喜素,而且对其居住的环境——潇湘馆也追求以深绿色的竹子为基调。服饰的色彩与居住环境的色彩,共同演绎黛玉的高洁、冷寂、悲凉的身世与命运。

黛玉对宝玉说“我心里想着潇湘馆,爱那几竿竹子,隐

着一道曲栏,比别处更觉幽静。”(23回)。“凤尾森森,龙吟细细”;“竹影参差,苍痕浓淡”,幽雅而又充满素怨。这就使潇湘馆沉浸在仙人的呼吸中,使“世外仙姝寂寞林”成为一种外在的美学性事实。用“岁寒三友”之竹,代表了林黛玉不屈不挠、坚贞果敢的浪漫主义精神,塑造了她高雅秀洁的品性。从某种意义上讲,“竹已经不仅仅是黛玉的象征,而且竹的原型意象已经对黛玉的感情心态产生了难以化量的影响。”^[5]

黛玉追求的这种喜素的韵调与忌素的贾母发生了矛盾。贾母对服饰与色彩的审美,讲究服饰华丽的美,她强调青年应该讲究色彩鲜艳光泽的暖色美。

贾母因见(黛玉房间)窗上纱颜色旧了,便和王夫人说道“这个纱新糊上好看,过了后来就不翠了,这个院子里头又没有个桃杏树,这竹子已是绿的,再拿这绿纱糊上,反倒不配,我记得咱们先有四五样颜色糊窗的纱呢。明儿给他把这窗上的换了。”她又道“那个软烟罗只有四样颜色:一样雨过天晴,一样秋香色,一样松绿的,一样就是银红的,若是做了帐子,糊了窗屉,远远的看着,就似烟雾一样,所以叫作‘软烟罗’,那银红的又叫作‘霞影纱’。”“明日就找出几匹来,拿银红的替他糊窗户。”(第40回)

在开始时,富贵喜色对素色的侵蚀并不是很明显,贾母等人也只不过是忌素“这竹子已是绿的,再拿这绿纱糊上,反倒不配”、“明日就找出几匹来,拿银红的替他

糊窗户”。到后来喜色对素色的侵蚀日益明显化、扩大化,最终发展为喜色对素色的吞噬和覆盖。到了第97、98回,这种色彩吞噬活动的参与者已不仅仅只是贾母几个人,而是遍及整个荣宁府了。一边是潇湘馆内李纨、探春等沉浸在林黛玉素色被毁灭的悲剧中,“竹梢风动,月影移墙,好不凄凉冷淡”;另一边却是贾母、王夫人等人沉浸在“红灯帐底卧鸳鸯”的大红喜庆场面之中。

《红楼梦》人物的悲剧意义就这样表现为色彩的对抗和毁灭,它的艺术价值就在于揭示了素色内在的悲剧意义和喜色对素色吞噬的审美意义。

[参考文献]

- [1] [德]黑格尔. 美学:第1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9:179.
- [2] [美]Alison. 解读服装[M]. 李长青译,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0.
- [3] 邓乡云. 红楼风俗谭[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
- [4] 王溪勇. 有意味的色彩[J]. 浙江大学学报,1996(1):110-113.
- [5] 濮擎红. 与林黛玉形象有关的一引起原型意象[J]. 明清小说研究,1998(2):143-145.

On the Cultural and Aesthetic Connotations of the Chinese Trappings in “Dream of Red Mansions”

LONG Zhi-Jian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The greatest artistic success of Cao Xueqin is describing clothing and color with connection of corresponding figures' sense, perception, memory, thought and emotion. Through studying nonverbal information transition function that the descriptions of cloth and color in “Dream of Red Mansions” perform in the literature, this paper tries to realize the characters' temperament, aesthetic, emotion, aspirations, culture, etc. which embodied in the clothing and color i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Key words: gardens; philosophy; aesthetic